

# 救國旬刊

## 中國對日外交政策之制定

### 第一節 總論

以和平為原則

以自衛為目的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係以大陸政策為基調，實行侵略主義。中日戰後，割我台灣及澎湖群島；日俄戰後，強據旅大，管理南滿鐵路，違約修築安奉鐵道，任意開發撫順及鞍山等地煤鐵礦；一九一五年，乘歐戰正酣之際，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侵我主權，毀我獨立，一九二七年佔領濟南，後雖退出，然中國主權之損失，則已不可道里計，截至現在，更變本加厲，突於去歲九月十八日夜，派兵猛襲瀋陽，佔領吉林，黑龍江，未逾四月，吞併東北三省所有土地，並於一九三二

(一)

### 本 期 要 目

- 1 中國對日外交政策之制定 霍維周
- 2 國聯調查團在滬言論集 楊成章
- 3 日本集團移民之由來與實行 楊成章
- 4 第十三路義勇軍最近作戰經過 石盤
- 5 義勇軍消息一束 編者
- 6 出奔 國魂

年一月，炮轟淞滬，迄今兵尚未撤，世界輿論之攻擊，國際聯盟之制裁，英美之抗議，中國國民之激昂，日軍閥不顧也。此際日軍閥惟知一意奉行其傳統的侵略政策，實行吞併中國領土。至其國內之執政者，自明治維新以後，無一而非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倡首，寺內，大隈

等繼之於後。田中更以積極政策取悅國人，濱口，幣源等，對於侵略形式，雖有變更，然於目的，則未少變。今日犬養以暮年登台，無勇氣，無魄力，一惟追隨軍閥之後，躬行侵略主義；在滿則扶植叛團，割裂我領土，破壞九國公約，在淞滬則肆力攻擊，以示威國際，以懾服國際聯盟。日本外交政策之推行，完全以武力為依歸，而政客又惟軍閥之馬首是瞻，不敢

### 第 四 期

每月逢十出版  
零售——每册二分  
預 訂——全年六角(郵資在內)  
國外八角(在內)  
主編者——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  
代售處——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  
訂閱處——民衆抗日救國會  
地址——西單牌樓奉天會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霍維周

(2)

異議，終之不引起世界大戰不止也。我國對日外交政策，應確定方針，明白宣示天下，一方準備實力，一方喚起國際同情，以和平為原則，以自衛為目的，則日軍閥雖兇，終必就範屈服；良以侵略政策，武力征服主義，必不相容於文明世界也。拿破崙一世之雄，而敗於滑鐵盧，維廉第二具征服世界野心，而被幽於荷蘭，日之軍國主義，逃此公例乎？是以我之對日外交政策，應採取自衛手段，實行維護遠東和平，以增進世界和平；此為吾輩生存必要之工作，亦吾輩對於世界人類之最大貢獻也。

### 第二節 遠交近攻之真諦

立國今世，無不各有其傳統一貫之外交政策；英之海上霸主義，美之門羅主義，法之稱維大陸主義，意之橫行地中海主義，德之突出中歐主義，帝俄之進出遠東，及赤俄之世界恐怖主義，日之東洋門羅主義，胥為其立國之國是也。但各帝國主義之傳統外交政策，係以侵略為懷，吾中國人民，素愛和平，對於此等侵略政策，何能隨波逐流，以自陷帝國主義之途？夫各國外交政策之具有固定性，一貫的推進，精力集中，是中國應當取法處也；此種一貫精神，吾國當傲而行之，至其目的，則應易彼之侵略為吾之和平也。

今日吾國倍受帝國主義蹂躪，赤俄虎視於北，日則着着進逼，英美矚目相向，競以中國為俎上肉，欲得而甘心；處此險惡環境，吾中國不能不奮神威，團結對外，以求生路，而謀獨立也。但中國勢弱，列國勢強，敵一國尚難敵各國，覆亡無疑；是以年來，中國輕受蘇俄愚弄，漫樹

強敵，結果敵未敗，而已先踏。國於世界，不能不因應國際情勢，以求自存；以英國之強，而不能不尋與國；以美國之富，而不能不聯合南美各國；以戰前德國之雄，而必組三國同盟；以不妥協著稱之蘇俄，亦大事與歐洲各關係國家訂立不侵犯條約；甚至稱雄歐陸之法國，亦不能不借重於三小協約國；中國過去外交，無方針，無目的，無方法，無政策，輕與各國為敵，宜乎其猛受日擊，而遂陷於慌忙失措之醜態中也。

中國古書所昭以遠交近攻之策略，衡諸今日情勢，固猶甚適用。即方之今世各國外交政策，亦覺膾合無異；美聯中南美各國，而以日為假想敵國，法聯三小協約，而以德為假想敵國；英聯美而以日為假想敵國；俄與法訂不相侵條約，而以德為假想敵國；即襲我國遠交近攻之策略也。蓋遠則利害關係較淺，可聯之以自重，近則利害關係深，衝突機會多，故必嚴防之以備不虞，有時且欲制之死地，以為永久安全之保障，德之於法，無異於是。中國今日應確定抗日方針，而對於未侵佔中國領土，未破壞中國主權之國家，則應示以親善，以孤日之勢，如是則勝利可期，國威可振，獨立可樹，而遠東和平亦可以確保矣。

### 第三節 以夷制夷之妙用

所謂以夷制夷者，並非挑撥國際惡感；乃係外交準備之意也。一國為防他國攻擊，一方應準備武力，以事抵禦；而他方則尤應運用各國輿論及實力，以制裁之；如是方可操必勝之算。此種外交策略，英人慣用之，亦英人立國之原素也。拿破崙稱雄歐洲，英則利用歐陸各國之聯合以

制之；帝俄南下，英則聯合法土以扼制之；戰前德國稱強，英又利用法意美等國以敗之；現在亦俄與英爲敵，英則以各國共同防赤名義壓迫之；今日日本霸占遠東商場，英又德美以威之，使其屈服；凡此種種，皆以夷制夷之妙用也。惟此種政策行使，須具二條件：一應以自衛爲原則，不應妄圖侵略，致惹動世界大戰，己身亦受其禍，如德之慘敗是也；二須自己準備實力，不能空言以夷制夷，致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局面，例如中日戰後，李鴻章曾聯俄以制日，結果俄日衝突，演成一九〇四年大戰，中國束手，無力制止，並以自己領土供他國戰場，致成今日東北被佔之奇恥。中國今日對日外交政策，雖可利用他國以制日；但不能依賴他國以自存，如完全依賴他國，已無實力抵抗；則日雖去，而第三者來，終必造成世界大戰，以我國土爲戰場，結果未有不亡者也。如我有充分實力，能驅逐強敵，同時再因應國際局面以助成其勢，則正不難如捷克之獨立，土耳其之復興也。

#### 第四節 同情日本國民

日本對華侵略，爲日軍閥野心所致，非日本全體國民之公意也。觀淞滬出兵時，人民之反對，革命之潛滋，即可知已。換言之，日本國民，及政客，固同受軍閥之壓迫也。濱口被刺，民政黨不振，井上被暗殺，民政黨前途黯然無光；犬養暮年登台，一惟少年幹部之荒木馬首是瞻，其可憐狀態，非言可喻。特彼等政客爲利所蔽，不明世界政治趨勢，不敢拔救其國民，遂致助桀爲虐，亦堪痛恨！我之對日政策，應確定攻擊目標於軍閥，政客次之，對其

國民則決表同情；如此則日軍閥政客之對華侵略行動，無異於對其國民宣戰，則必至侵略無成，革命爆發。

#### 第五節 實力抵抗

「天助自助者」，「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此數語可適用於千百年，於世界各地。寇入我室，我不抵抗，空望人助，孰豈肯助？即能助之，未必倖而勝之，即倖而勝，則國土亦非吾所有也。歐戰時，比利時賴一擊而見重於世界；歐戰後，德國以努力，獲得國際地位之平等；即日本不平等條約之取消，亦賴其有堅強武力，而始達到目的。現日本強佔我土地，我屢示退讓，國格何在？訴諸國聯，訴諸九國公約，訴諸非戰公約，外交之方式也；能抵抗，則外交之運用有效，不能抵抗，則外交之運用無功，此千古不易之定理。歐戰後，巴黎會議初開時，各小國要求平等發言與表決權，法總理克里孟梭即仗義直言之：「今日局面，係我五大國以數百萬軍隊造成者，各小國何能同享此優勢？」老虎總理爲此數語，可驚醒一般不主抵抗，專依國聯，及半抵抗，半妥協者之政客的迷夢。試觀本年三月三日國聯所以召集特別大會者，由十九路軍在上海之累次勝仗也。無此勝仗，則無此聲勢，無此聲勢，則不能引起國際同情；是以不抵抗，而空望人助者，實爲自殺之舉也。中國對外政策，不僅對日，即對其他一切各國；不僅爲此一時，即爲永久設想；均應從實力方面，切實準備，完成自衛國防，實行潛艇政策，有事則以自衛手段，抵抗強敵，同時再運用各種外交策略，外交與武力，同時並進，始足以殲強敵衛國家也。

(4)

。歐戰前，英對德，武力外交，同時並進，故一舉而敗之。我對日政策，捨即時集中全國力量，從事抵抗外，實無他途。

#### 第六節 團結全國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與英戰爭以來，對外戰爭，時演時停；然從未有全國一致，團結對外者也。鴉片戰爭，林則徐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中法安南戰爭，馮子材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英法聯軍戰，北方各將領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中日之戰，李鴻章之戰爭，非中國之戰

## 國聯調查團在滬言論集

楊成章

國聯調查團，由三月十四自日本抵滬，三月二十五離滬去京，在滬共留十日，在此十日中間該團對於暴日慘無人道之行爲，炮火焚毀的戰跡，已目覩無遺，該團委員除表示惋惜外，更發表若干言論，茲將其言論會萃於一起，以成此篇，略供讀者關心國事之一助也。

調查團：團員，一共五人，（皆爲各國之名人或專家，）即英之黎頓，（A.G. Robert, Lyton）美之麥歐，（T. Y. Ross McCoy）法之克羅達爾，（H. Claudel）德之蕭尼，（Dr. A.H. Heinrich Schuce）意之馬列斯葛提，（L.A. Marscoti）其中以黎頓爲委員長，故在滬之言論，亦以該氏爲較多，茲錄其言論如次：

十四日晚，該團抵滬受我國代表顧維鈞氏，及公私團體之歡迎，異常熱烈。該團主席黎頓表示談話如下：（一）

爭也；八國聯軍之戰，義和團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東北被佔，馬占山義勇軍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東南被轟炸，十九路軍之戰爭，非中國之戰爭也；中國以一隅，歷與強國爭戰，焉能不敗？現在國家危亡如此，而全國猶不能一致團結對外，國之不亡者，時間問題耳。今後能內部團結，方能言戰爭；能爭戰，方能言外交；若對內不能團結，空以外交方式，求妥協，則亡可翹足而待也。時至今日，我之對日政策，惟有戰爭一途，國人其知也未？

（一）該團在有機會考查滬上情形之前，未能作概括宣言。（二）在滬調查之範圍，及勾留之久暫，亦待十五日與各方接洽始能確定，但若經營事方面之請求，該團勢將盡力協助滬事談判和平之進行。（三）希望於十五日對報紙，發表一宣言，該團自稱在日本會對各報表示調查團之任務，不僅爲調查，其主要點，實在將國聯全部能力奉獻於中日二國之前，俾能獲得永久之妥協。（四）該團雖係英美，法，德，意五國團員之組成，但並非僅代表五國，實乃共同代表國聯，故僅對國聯負責。（五）該團工作第一步爲向中日二政府搜集官方材料，然後再行實際考察。（六）該團無主見對華對日同樣友視。（七）該團抵滬後行程將在滬商酌如滬事漸趨平靜，當即赴京，若滬局嚴重將在滬進行和平工作。（八）在滬留二地初步調查後，再北

上越東省，這是十四日晚主席委員黎頓所發表的談話，總其大綱，有如上列。

十五日該團受我國外次郭泰祺的歡宴與宴者有顧維鈞及吳鐵城等中外來賓七十餘人席間郭吳致歡迎詞（原文見十五日大公報）由黎頓答詞，大意如下：

「本人代表同人，略表意見，同人昨抵滬後，即感上海地位的重要，交通繁盛，人口衆多，各國人民相處極洽，然查社會各種情況，深覺上海市長責任的重大，又有多少問題，爲上海獨有，故治理極爲不易，頃聞市長演說，同人於上海最近發生之事件，雖不能立斷責任之誰屬，但於無辜市民之受禍，實深痛惜。市長期望同人秉公調查，同人等必能做到，關於此事國聯現有種種報告，將來歷史更有記載。同人深望此不幸事件，早日告終，不再發生，同人對於市民深爲關懷」

十六日，調言團受滬上各大學之歡宴，由黎照寰與王景岐致歡迎詞（原文見十二日時實新報）黎頓答詞：

喻以光明必先黑暗。

中國已走入光明之路。

今鄙人以大學代表之資格，（按黎氏係哥布拉芝大學教授）與各大學代表諸君相聚會，故亦無庸客氣，僅以至誠之言獻，作一非正式之談話，頃在席次聞黎（照寰）王（景岐）二博士之宏論，極爲感動，黎博士所云之前途黑暗，此言在英國有一格言，即「黑暗在光明之前」，故余希望中國前途之暗淡，即爲光明之起點，現余等舍言黑暗而論光明，國聯能爲各國代勞，使各會員國除去一切畏懼

，國聯爲維護公理與正義者，大家更應歡迎和平，此種和平非特爲口頭上歡迎，心目亦應極端歡迎，若僅口頭歡迎，則國聯將爲其毒害，余此言似近於理想，然和平非心理之和平不可，是以世界須有精神革命，國聯爲一代替武力之機關，世界亦非知識階級合作不可，故余希望大家爲和平奮鬥犧牲者。

十七日該團受顧維鈞博士之歡宴：顧演說，詞頗沉痛，大意惋惜國聯盟約，（因顧爲當日參加國聯起草委員之一）（見十八日大公報）李頓爵士答詞謂公正戰勝武力。略云，刻顧博士之演詞，予敬聆之下，十分欽佩，並且十分慚愧，蓋顧氏所言之英語，口才流利暢達，詞句溫文，雖外人亦不易得之，誠使予非常之欽佩，同時予亦爲外人之一，然而予亦無此口才，更使予非常之慚愧也，前美總統威爾遜起草國際公法時，顧博士亦爲參加起草之一，其熟諳國際公法，不諱而知，今中政府特任爲總招待之職，使予儕在調查時得一極大之補助力，誠可感也，予等對於中國民衆之熱心愛國，深表同情，並深致欽敬中國爲文化最古之古國，今雖在此政治過渡時代，完全與歐美各國，在昔日過渡時代之遭遇相同，然否極泰來，予深信將來中國文化之發展，必有非常之進步，並深信中國前途，將有無上之光榮，蓋滬上我國各歡迎者之致詞以顧此篇演詞爲最激昂慷慨。而李之答詞中亦以此爲最莊重也

十八日李頓對上海報界歡宴之答詞：

略謂敝團承蒙諸君盛意款待，予今起立答謝，感愧交并，敝同人感謝如何，予不知也，敝同人幸得保守緘默，

濟濟一堂，盡是最有權威之士，予今冒昧發言，實不勝其惶恐，日本有軍閥，中國有軍閥，吾人已聞之矣，然而舉世軍閥所操權威，無足敵今茲宴會之主席，昨日，吾人承大學教授款議，予冒昧言及今日之教師即明日之戰士，諸君許吾呼君等為成年士女之教師乎，若然則君等可為吾人之友，可為吾人之敵，世人常以種種名辭，譬擬敵團，吾人發言，亦每用譬喻，故予今日再用另一譬喻，而視敵同人為種植者，今以種植者之資格，向報界諸君懇求，使吾人散佈種子之土地肥沃，君頃告敵團同人，君所要求公道而已，君意良然，蓋和平之樹，惟有植於公道之地，始能欣欣向榮，惟英文中公道與判斷二字，實音同而意不同，判斷固法庭所有事，然而一國判斷他國，實不能造成公道之環境，予以為國與國間之公道是一種互相的關係，須彼此諒解，彼此調和，關係各國之利益需要，始可求得公道，諸君，予冒昧呼君為教師，然予決不敢以校長自居，予所以如此冒昧陳辭者，實由於敵同人須君之助甚殷，以及不得君助，吾人不能助君也，予常留意，吾人每談和平，常不期而用戰爭之字語，（此或為過去之不幸的遺跡）故予今以軍事譬喻，結束吾言，予敢言舉世報紙，一致擁護和平之軍之時，公道之勝利，始得確定，故君實吾人和平工作之友，謹舉一觸，祝中國報界健康，

十九日李頓答滬市商會之演說詞：

市商會主席王曉穎氏演詞後，李頓乃起立致答謝，由謝福生氏繙譯，李氏略云，今晚何幸得能與中國商界諸君聚首一堂，誠使予感到無窮之興感也，上海為商業之中心

，維持和平甚烈，同時予道經日本時，亦曾晤面該國商界領袖，予深望二國商業領袖設能晤談和平，而余等在旁協助之，則和平前途，將大可樂觀也，予等一方面同情於中國人士之痛心，一方面欽佩中國民眾信仰國聯之信心，并予等更得願博士之贊助，予深信中國民眾決不致失望也，國聯之威信，是可以保全於聰明法治式的制度之下，吾儕所負重大之使命，終藉中日雙方共同之協助，使予等獲此難題之圓滿答覆，刻王君所云各節，務須經過正確之調查，并非在酒餘飯後即可解答，予等必集中全力詳細研究後，始能尋獲其真理，（至此，李氏請聽眾原諒其言詞不能詳細，并請會其深意，）刻予代表調查團更再陳述一語，中國既已將中日問題提交國聯，當然是對於國聯深表信仰，現在中國唯一之責任，務須盡量供給各種事實之真相於國聯，將來結論如何，國聯自有相當之斷語，因為既先信仰，則毋用恐其不平，予知國聯對於中日爭執第一部辦法，是擬先請雙方自謀解決，國聯深望中日二國「今日之仇敵，即異日之好友」，苟不如願，則國聯將有第二步之辦法，終必求一和平之答案而後已，謝謝繙譯及諸君。

二十日該團因各方酬酢頗形忙碌故當日除與私人談話外并無演詞。

廿一日視查戰地。

當調查視查戰區時，萊頓頗為惋惜，該團秘書會謂此次戰爭，宛如歐戰時法同西部大戰景况。余等視查沿路，殊為清潔，死屍已無，惟碎瓦斷磚，觸目皆是。行經其地，倍覺淒涼。

廿五日調查團應滬商會之宴李頓演說，謂視查戰區所得滿懷悲慘。茲錄其與王曉籟談話如下：

(一)王問視察戰區對空前浩劫感想如何，萊騰答極為悲慘，吾等視察後當更努力以阻止此等慘事再見，至詳細報告須俟回日內瓦時始可公布，美代表麥考益問，據人談，中國政府無統治全國能力，但此次事變，華人領袖辦理救濟難民事宜，頗有組織，收效甚廣，並聞有市民維持會等團體組織，此種良好成績，抑由人民自動，抑經政府指導發生，王曉籟答，中國人民向極統一，無分省界，雖政潮起伏，政見各有不同，但對外始終團結一致。

萊騰問前承市商會招宴，兄弟曾說過假設中日兩國商會主席能被委為議和全權代表，參加會議，結果必極良好，此語曾在旅途中對日商人談及，如誠有此事，則閣下等為被推代表，開會時將代表中國如何發言，貝淞蓀答，和平議案不能受任何人操縱，雙方應開誠布公，結果當然良好，不過年來日本鑄成大錯，醫賴武力解決東方問題，不知更易引起敵國人民惡感，敵國年來愛國思潮澎湃，日方如用武力壓迫，萬不可能，如欲談判有良好結果，則須廢除武人干政，中國近年來軍閥漸次消滅，軍事領袖頗重民意，已入民治途徑，王曉籟答，中日問題謀根本解決，須日政府履行屢次國際聲明所負之責任，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至東省問題，中國甚贊同門戶開放，但須聲明者，以不破壞中國領土行政完整為標準。

工會代表談話，首由工會代表傅德衡致詞，對於日軍侵略中之中國政治現狀及日人舉翼之滿洲偽國之背景，與

工人失業影響之嚴重，均有懇切之伸述，末由萊騰致答。謂此次調查決以事實為重，對於所見各點，表示歡迎接已抵南受，此為該團在滬最後之談話。該團於二十六日離滬，今京，擬在京滯留四日後，即赴漢口，留漢口二日離北平，然後赴東三省「約留三星期，調查瀋陽，吉林及其他各地後，再往東京，所取日政府之意見，再回南京，聽取中國政府之意見，然後作成最後之報告書，并聞將五月一日以前，對國聯行政院提出預備報告書，該項報告書將在東省旅行中着手。

茲調查團，行將來平，平津各地方，籌備歡迎忙，此篇草成在供給國人，觀查該團在滬之言論，處處無不以表白真誠而光明的態度作懇熱的演說。該團之唯一目的，在搜集真實材料以便對國聯作詳細的報告，所以李頓一再表示，謂「中國人民，既位任國聯，國聯決以公平有效的方法解決之，務使中日趨於和平而後已，惟希中國政府及民衆將真實的材料，確實供給敵團，以便國聯有所根據也」。上海以七十萬民衆請願書，獻給調查團，李頓以為最有價值之貢獻，視同珍寶，因此我們敢向平津各招待人員，各團體各機關，各民衆我們不要只顧歡迎，我們要有真實材料供給他們，以暴日侵我們的證據。歡迎他們，比口頭歡迎他們強的多。這是編者一點意見，未悉當軸諸公以為然否？

## 日本集團移民之由來與實行

楊成章

日本向滿洲移民，乃其傳統政策，自小村外相，於日俄戰後即行提倡，嗣因我國反對，未能完全實行，自九一八事變後，移民問題又高唱入雲，彼又恐我國民衆之自衛力，因此乃唱集團移民政策，利用在鄉軍人，組織，大規模移民團體，以兵法勒其衆，撰取我東北肥沃土地，聚族而居，築堡而守，其意將此一片大地，分爲若干萬日本部落，用武力威脅我民衆，使我東北土地盡入其囊中，其用心殊爲惡辣實可畏也。茲將日本各日文報所載關於殖民消息摘要錄次：

(一) 陸軍省，軍務局，設立滿蒙委員會，研究滿蒙經濟之發展，以陸軍省軍務局長，各課長，參謀本部各部長，各課長充該會會員，其組織秘不公開，際此重大時局，此種組織，殊有意義。

(二) 日政府已決定在特別會議提出追加預算費，四十九萬圓，調查滿蒙之經濟，農林，省已派畜產局技師橫堀等於二月二十九日，前往滿洲調查畜產狀況，水產局，事務官及技藤田等三人於七日起程前往調查水產物之需用，供給狀態，交易習慣，并研究淡水魚之養殖，以開日本漁業之販路。

(三) 南滿鐵路決定，費五年之時日，調查滿蒙之產業經濟，選定專門家調查黑龍江全省之農業，林業，鑛業，牧畜，並研究地質，滿鐵東京分社社長，大淵三樹及前滿

鐵理事田中清次郎於二月十八日，與各方面接洽，黑偽政府實業廳，決定予以援助，日本資本家亦頗注意此事，將來擬日本及朝鮮集團移民於黑省，大倉閔主人大倉喜八郎，已與中國方面交換，關於開發產業之意見，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全國經濟視查團到齊齊哈爾視查一切。

(四) 日本拓務，農林，外交，三省已着手調查農民移民，拓務當局已與偽吉林省政局，成立二百五十萬町步租約，作爲集團移民用地，不但日本內地失業者，可絡繹前往，即從來經營南美洲殖民地團體，海外協會亦可活動。

(一) 與滿洲最近之熊本山口二縣海外協會，已派前往滿洲調查，東京海外協會，總會永田幹事長等數人，亦赴滿洲調查以便着手移民。(二) 次城縣高等學校學生每年均赴滿洲視查，且下利用此機作多數農業移民，該校長加藤氏已獲得四十歲以下在鄉軍人七百名不日即移住滿洲。(三) 琦玉縣社會課長鈴木氏，已前往滿洲視查，候其返後，即將川口町等處失業人民，送往滿洲。(五) 日本拓殖大學學生五十名願往滿洲充當翻譯，東京各大學專門學生願赴滿洲供職者有二千餘名。

(六) 振務省決定在下次特別會議提出滿蒙移民具體案，已派殖產局長，谷阪赴滿調查，又因各處詢問各向辦法益多，擬在拓務省設一特別科專辦理事件。(以上見三月二日大公報)，滿蒙偽國成立時日本與各關係方面之研



究大綱，是：(一)移自作農以緩和中途階級以下生活困難。(二)採以下集團主義使一村一團全體移住。(三)謀文化設施完備移民永住。(四)設法利用使國內未成年的青年來滿州與未婚女子結合以使其久留。除此之外更將數十萬失業工人移住從事於鐵道道路炭坑各業以代中國勞動者。總數每年在一百萬以上，(見三月二十日大公報，朱煥階君日本怎樣處理東北文中)據日本學者林君彥著，「日本的滿蒙認識不足」他對移民計劃有三種策略：

一、上策——依集團移民主義移轉內地農村移住地以奉天，吉林省東部山脈地一帶為適宜以一日里的間隔，建設部落每一部落約一百戶上下第一期計劃為一百萬將來目的為一千萬人，土地由專門家選定，由移民會社，用國費收買，租給各集團移民會社，且須流轉通運轉資金之金融，各部落組織自衛團，武器由國家供給，一朝有事，勿須

待皇軍出動，各部落總動員而能自衛。

二、中策——設置滿鐵式半官半民的移民會社，多多收買適宜邦人移住耕種的土地，連同資金低利貸與居住者，以在鄉軍人作基礎，招致集團移民。

三、下策——以現在東拓，滿鐵，大會等及其他旁系會社所有的土地作基礎，由政府之補助，招致家族移民，由以上觀之，可見日人朝野上下，對於移民問題之注意，近來日拓務省，為備明年之播種期起見，認今年九，十月之交遣送第一四集團移民為適當，決與民間諸團體聯絡為適當協議實行方法，因此本年年年度決於管理，拓務二局，增加人員，并追加本年年經費預算中二百萬元。

## 第十二路義勇軍最後作戰經過

(由十九，廿二日)

石盤

本路軍士自成立以來，與暴日周旋，甚為勇敢，因本路軍士皆為愛國之鄉民，憤日軍之侵略，自由結合而成，人數雖愛，而殺敵之勇氣極強，所用武器亦多為鄉民自由捐助，因子彈缺乏，各軍士愛之如珍寶，自作戰迄今永無浪費一粒之子彈，本路自本月十九號由綏中平坡出發，當晚行至綏中西距車站二里許之頭台子地方，與綏中車站步哨之日軍發生衝突，本路遂派軍士四百餘名與車站之日軍三十餘名激戰半小時，日軍不支退入綏中城內，計死傷日

軍十二名，我軍因無巨炮停止攻擊，城內日軍暫退二道溝休息，並派多人拆毀綏中城東六股河附近之鐵道十餘段，以便阻止錦州日本之援軍補到，二十號早八時，日軍以騎兵八十餘名攻擊二道溝我方駐軍，旋被我軍擊退，得敵方戰馬四匹，常晚我方又與日軍五百六十餘名，擄山砲二門，迫擊砲四門，裝甲汽車一輛，在綏中南關一帶激戰四小時，日兵退城內，計日軍死四名，傷者甚多，此後又得敵方三八式步槍六枝，我方死二名，二十一號我軍仍在二道

溝駐守，並時常派人破壞鐵路，以防日本援軍開到，當晚我方派二百餘名攻擊綏中城旋破西門，入城與城內日軍四百餘激戰甚烈，我方因子彈不足，遂由南門退出，至頭台子休息，我方軍士朱清復極為勇敢，曾以菜刀殺死日本守門軍士二人，敵人（石自稱）亦於此役足部受傷，本路張團長，馬營副，亦均受微傷，計軍士受傷者十五人，死四

## 義勇軍消息一束

編者

第三十二路義勇軍總司令張常在，及副司令金秉德率領該路全體士卒，於本月十四日進攻新民，至巨流河，與日兵衝突，戰事甚烈，短兵相接，結果日兵退却，義勇軍大獲全勝。擊斃日兵二名，傷數名。惟義勇軍以子彈不足，未加深追，結果日兵始得逃去。

又第三路義勇軍司令方向學，率該軍在台安黃家窩堡與日兵發生衝突，日兵二十餘名被包圍，結果無一逃生，此後我義勇軍大獲勝利，奪獲槍械馬匹甚多云。

（長春十七日電）凱芙蓉為蒙古大部，有人口七八萬，十七日受大部義勇軍襲擊。夕刻占領之。該地陷于大混亂。目下在長春之齊王，其居城去凱府不遠，遂不克回任。

（安東十七日電）昨夜十時頃有約三百之義勇軍襲擊莊河，已占領該地。

（瀋陽十八日電）本早六時十分，有義勇軍三百名，襲擊安奉通遠堡。日警及在鄉軍人雖全體出而從事防禦，但以衆寡懸殊，致陣亡日警及在鄉軍人各一名，並有守備

人，奪獲日軍三一八式步鎗三十二枝，機關槍一架，據城內住民云，日軍死傷四十餘名，二十二日無激烈戰事，二十三日日本路至三山附休息，俟領得子彈即行進攻，最後石氏又稱：此次來平除療病外，對於子彈問題擬向當局請求接濟，現在本路司令暫由張團長代理，敵人稍愈後，即返陣地云。

兵及巡警各一名負重傷。惟義勇軍旅亦退去。刻日軍正由連山關窺冠山方面調派援軍。

（瀋陽十七日電）關內中國義勇軍，近確陸續移駐滿洲方面。本早五時，約有華軍三四百名，由西北及東北兩方面進攻綏中，現現六股河上流方面。又熱河省境方面之義勇軍，最近亦已開始活動。

義勇軍第十三路蘆溝戰績追誌

本月十四日義勇軍第十三路與日軍激戰於綏中西北蘆溝大防身一帶自晨及午相持約五時許於砲火隆隆中我義勇軍奮勇殺敵日人死傷逾三十名（凌南和尚房子赴綏中賣梨車九輛全為抓去運傷死日軍）野山大尉亦死於是役我方受傷者僅一人云

遼東義勇軍自撫順之役後殊未甘心乃於三月廿日與携有十四架機槍之日軍四十餘人接仗於寶甸境內激戰一晝夜後，因當地民衆向義勇軍要求停戰以息民衆之塗炭，而義勇軍亦頗曉攘外不忘安內主義遂即放棄日軍退守山裏以保

存實力此役斃敵二名得步槍二支云

趙欣伯被扣（一說槍決）

（據確訊）賣國漢奸趙欣伯被日人監禁，一說槍決其原因按趙欣伯自就僑市長以來趾高氣揚日事聚斂因此頗招日人忌視近來趙氏更將其任職以來所吞之賂美金十萬元暗中匯寄美國某公司為本庄所查知故而招扣。又一說為趙氏不願卸市長職微露不滿致招本庄之怒遂而被扣，總之賣國汗奸如此下場殊覺令人拍案叫絕，在趙氏固罪有應得，死有餘辜，然亦可為賣國汗奸者鑒矣。

本月二十二日此間得訊駐鳳城十九路義勇軍司令徐文海副司令鄧鐵梅奉令後於二月更一日率隊襲擊日軍斃敵五十三名並獲步槍三十八枝生擒敵百餘現已處置矣。

二月二十三日，

天津大公報民國日報市黨部北平晨報館東北民衆抗日

## 出 奔

「站住！什麼的幹活計？」

一個十點鐘左右的上午，在暴日佔領後的瀋陽城裡，街道上徇徠着許多兩人一隊一隊的日本兵，都提帶了銀色刺刀的步鎗，戴着金色，救火隊式的帽子，裹着黃綠色的腿絆，穿着未曾染色的粗牛皮鞋。有時候他們瞪着眼，立着眉，發怒；過一刻，就低着頭，抿着嘴微笑；彷彿說：「哼！你們這些『支那人』真可恨，要稍微犯着我一點，我叫你立刻斃下作鬼，天皇的『赦免御旨』已下，怕甚麼

救國會義勇軍十三路自大防身戰後聯合十七路進攻綏中十九日晚佔綏中車站殲敵六名翌晨退去二十一晚於敵坦克車輾斃砲火隆隆中石司令一馬當先率千餘健兒血戰半時下按全城石司令足為敵傷遂退我軍死傷約三十名日軍四十人之譜次早日追至狼洞子我方死戰日軍不支退在進攻中鐵道之破壞每响以數次計云。

（山海關電）綏中我十三路義勇軍自大防身戰後即聯合十七路進攻綏中，十九日晚佔綏中車站，殲敵六名，翌晨退出。二十一日晚於敵坦克車輾斃砲火隆隆中，義勇軍司令石磐一馬當先，率千餘健兒與敵四百餘血戰半時，佔領綏中。石足為敵傷，退殲敵四十餘。我義勇軍死傷三十餘。二十二日早日軍追至狼洞子，我方死戰，日不支乃退。我方進攻數里外始返至綏中一帶鐵道之破壞，日以數次計，日不勝其擾云。

## 國 魂

？哈！我們大和民族真能幹，到底征服『支那』了！哈哈！！哈哈！！這樣狂樂的聲音，不取道他們的口腔，逕直達了他們的耳鼓，彷彿像運輸軍火那樣的秘密和敏捷。大中華民國的順民們，很少數在街上走着，要不是因為有要緊的事在他們的身上，就是這些少的數目在街上也找不到了。當他們走近『小鬼』大爺身旁的時候，那一個不低着頭，屏着氣，悄悄地溜過去呢？就是那有財有勢，素日裡橫街頭的人們，也不敢高視闊步了；坐着包車的人們，也不敢

踏動腳鈴故意地賣弄他們的闊氣了；不，就是那汽車的司機人們，也不敢頻頻鳴汽笛，替他們的主人們吶喊「肅靜」和「迴避」了。街上靜默默的，鴉雀無聲，僅能聽見一陣陣的馬蹄聲，鎗聲，和那聽慣了的遠處火車聲相映了。

「站住！什麼的幹活計？」

兩個日本兵，托着上了銀刺刀的鎗，向兩個走路的青年用高亢的，混的中國話咆哮着。隨後就攔到他們的旁邊，一個「鬼」兵上前去搜索，衣兜、褲兜……什麼地方沒搜到呢？這兩個青年帶的幾塊洋錢，也被他們加以白眼，似乎嫌少還不希罕的樣子。搜查完畢，將鎗一揮，示意「你們去吧！」；這兩個青年絲毫沒有動彈，彷彿不遵令似的，日本兵又吶喝一聲「開路！開路！」他們才睜開眼，四下一望，悄悄地走開。他們去後，日本兵相對着笑，也沒有往下討論。

青年互相問道：

甲「你給家留信了麼？」

乙「我給留了，你呢？」

甲「我也留了，告訴我的父母說到北平去。」

乙「該！我們到北平找誰去？」

甲「那個不要緊，反正都是中國人，到那裡再講吧。」

乙「都是中國人！這話不可靠吧！你看那連年的內戰，

那一個死的不是中國人呢？」

甲「那些殺人的後台老板都是軍閥，不是平常的中國人。」

乙「誰說是平常的中國人？黨國要人哪！你說也怪，國

民軍北伐的時候，黨國要有多們團結啊！得到政權以後就……遷都……改組……閻馮……等問題發生，現在可怎麼辦呢？」

甲「那有什麼怪的，北伐是團結的『潭花一現』罷了！分裂是兆於聯合的起初的時候兒；現在還是却於公戰，勇於私鬥的，你沒聽見嗎？」

乙「中國人老是好內戰，真對；近來的共匪又要利用機會了。這羣愚人被少數的野心智識者利用着，真是可憐！這些野心智識者，被蘇聯的金魯布買動着真是可恨！他們主張打破國家的存在，實現大同；工人專政；請問實現大同必須打倒國家嗎？工人專政是不是少數專政呢？唉！真可憐啊！」

他們一面談一面走，已經沿着鐵路走出十幾里路了。

後面的青年正在用足踏前面青年的頭的陰影。回頭望見了家鄉，被烟霧籠罩着，敵機在空中翱翔着，他們的眼圈紅了，較幼的一個將他的兩串玻璃珠從大眼角向下開始放了，有的落口裡，他還樂得收回，有的落在地上，他也不捨。該！這是亡國的青年呢？亡省的青年呢？他們的國也未亡，省也未亡，因為不甘於亡省，而出奔了。

國魂：

刊

源源

尊著對本刊增趣不少，希以後淵淵實給是幸。並希將通信處示知以便寄贈刊物。此詢 編者